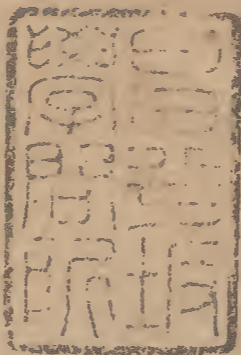


廣文選

三十六之四十三



			漢書門
一	一	七	一〇
二	二	九	五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一	漢
六		一〇	書
函		五	類
一	一	八	
八	二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85	
冊數	12 (6)		
函號	361	38	





廣文選卷第三十六

書上

明通議未未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又庫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
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
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
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衛以身得察於燕
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
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
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
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
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
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
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
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
珠玉財寶車甲珍噐盡收入于燕齊噐設於寧臺大呂
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
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
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
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
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
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
弃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
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
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
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
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
量是以及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
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
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論趙高書

李斯

臣聞之臣疑其君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
六臣於陛下擅利擅言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
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
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
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弑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
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
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
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至言

賈山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為諭唯陛下少
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
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賦歛重數
百姓任罷赭衣罪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
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
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
羅騎四馬騫馳旌旗不撓為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

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
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為馳道之麗至於此
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
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
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
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
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
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
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
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
水旱瀕河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閔

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
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
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
廼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厭之以
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
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
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
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得聞其過
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未有天下也

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
 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祝錫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
 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脩正之士使直諫故以
 天子之尊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
 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
 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
 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
 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
 一夫之疆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
 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
 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
 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

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
 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
 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饑寒者不
 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
 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
 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
 為過堯舜統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為萬
 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文武象世廣德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
 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
 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
 皇帝者欲以一垂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

世無窮然身死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
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
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
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
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
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
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
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
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大歛

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歛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古之
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
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
後世而今聞不忘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術追厥功圖所
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
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
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
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
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
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
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

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
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
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
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
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
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
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
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
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
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

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
媿故君子不常具其容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
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
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稱臣書

南粵王佗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高
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

夷外粵金鐵田噐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
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
異故更號為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
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
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
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
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
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
矣

言兵事書

鼂錯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
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
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
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
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
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
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
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
曰卒服習三曰噐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
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
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
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

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
長戟之地也劔楯二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籠支葉
茂接此矛鏃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
薄此劔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
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
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勦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
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
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
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
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
聞小大異形疆弱異執險易異備夫甲身以事疆小國
之形也合小以攻大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之
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
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阻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
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
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
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筰木薦弗能支也
下馬地鬪劔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

以疆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於跌而不援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之屬來歸誼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上守邊備書

晁錯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利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此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

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故也胡人
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執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
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
獸於廣楚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
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
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
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
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復入如
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
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
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
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礮石布渠答復為一城其內城
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
為中周虎落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罪人及免徒復作
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
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
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其處
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
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
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令親戚而利
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執而心思胡者功相
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

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
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書

鼎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
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
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
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
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
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
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
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所以輕去故鄉
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

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
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堵
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
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
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
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
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
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
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
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
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
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

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惟陛下財察

諫伐閩越書

淮南王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寡恤孤獨
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德天下擗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
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劄髮
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
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
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
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執異也自
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

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
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
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
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
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
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
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
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
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
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

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
輿輻而踰領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
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
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
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鞏權未戰而
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
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
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而災氣爲之主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
澤及草木一八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
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
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
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
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
異限以高山入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
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
大船載食糧也且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于界中積食
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
收捕焚其積聚雖自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
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
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
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

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
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
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
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
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
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
藩臣世共首職陛下以方寸之師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
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
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
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
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
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
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
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又士卒勞
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
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
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
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
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
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
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
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徼
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

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
為家八數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
眾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
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王凡南而而聽斷號令天下
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
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于孫施之無窮天下之
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閔
而煩漢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
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蔽人臣
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
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卷終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上書中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
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
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
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
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
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
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
居無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
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
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
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卻地千里
以河為境地四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
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
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
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腸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
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
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
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
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
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
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
日費千金秦嘗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
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
侵歐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有虞夏殷周固不程督
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止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
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
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
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
此得失之效也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陛下

孰計之而加察焉

論伐匈奴書

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二救也當時則用過則
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
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裳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
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
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
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
浸長夫佳麗珍恠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
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
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
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
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
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疆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
轂擊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
以為鐘虛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絲役貴仁
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譴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爰糧食之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
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
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豹舉燕無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數也然本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於
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
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
朝夜郎降羌夔略雋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爰也
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早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論土崩瓦解書

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

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况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

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
上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
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
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
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
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
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爲陛
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正誠以天下爲務則禹湯之名
不難侔而成康之化亦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
處尊安之實揚唐虞之舊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
德爲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
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
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救太子書

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
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
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
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
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
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
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爲漢適嗣承萬世之業體
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
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釐皇太子造
飾姦詐羣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

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寬結而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上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父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諫擊匈奴書

魏弱翁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

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
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
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尚德緩刑書

路長君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
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
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
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
文帝未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渠一遠
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
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
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
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
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
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
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
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
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
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
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
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曾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治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
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
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
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
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
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
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郤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
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論
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
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
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
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
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
疾川澤納汗瑾瑜匿惡國君含詒惟陛下除誹謗以招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
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末
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訟王尊書

公乘興

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羣盜寢疆吏
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
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
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比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
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廉殺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
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其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
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謀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嘗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剄之輔
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書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
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
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
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
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國家爪牙
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

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
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
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
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
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
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
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刑也
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
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幸不可但已即不如章
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
之路惟明主叅詳使白黑分別

訟蓋寬饒書

鄭昌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
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
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
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
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救劉輔書

谷子雲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
無譖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
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
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
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
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
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
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
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
幽囚干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莫能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
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訟陳湯書

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耻討
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
仍下明詔宣著有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
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
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封延壽
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
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
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
如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
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爲
郵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
郵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
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思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
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

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會未父反聽邪臣報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唇舌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

論王氏書

梅子真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

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分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帝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并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田井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庶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綠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
 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
 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
 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
 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
 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
 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
 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
 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

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
 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
 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
 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
 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王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歐除倒持太阿授楚
 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
 孝武皇帝所以避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
 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
 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
 而獲其謀晉文召太子齊桓用其讎亡益於時不顧逆
 順此所謂伯道者也是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

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無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變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墜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孔子為殷後書

梅子真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

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又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大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子雲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

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竒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隸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載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實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未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

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
遠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
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
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
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
以惡其彊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
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
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
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
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
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
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北之懸矣前世重
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
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相望國家雖
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踈以無日之期消
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白之心威之不可
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
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
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
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
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
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
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

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蠱蠱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輟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耻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

為無策今天下遭咄咄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口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門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舖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

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
必立臣伏憂之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
霆擊且以創文胡虜

廣文選卷第三十七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三十八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上書三

訟馬援書

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
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
大將在外讒口在內微過輒計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
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
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
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
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
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寸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

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四州及吳漢下隴冀路
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
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羗戎謀如涌泉知如
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
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
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
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
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
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
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
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
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訛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
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
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
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
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
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
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唯陛下留思豎
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
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
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
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論東宮師保書

班叔皮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免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媠黷廣其敬也

上誹謗書

孔仲和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為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因應倣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

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
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劇陛下心自
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
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
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以唱管仲
然後羣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遠諱
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
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過察之明寧可復使
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謁

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災書

郎雅光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
聞刳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昔唐堯在上羣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
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
祚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
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爲功
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
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
不聽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
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
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
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虧其咎如此豈

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恠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下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竒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訥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

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
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
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
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其重臣言雖
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
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
雷當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
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
害萬物湏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
之王者崇寬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
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
變色則其效也天綱恢恢踈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
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
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
反作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
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
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
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
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
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
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
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

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
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
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
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廣爲禱祈
薦祭山川梟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僞動災變應
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井太
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
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
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
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
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
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
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防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
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
之際未可望也若政繇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
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患官女寵書

劉季節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黜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
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
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
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

以須臾之慮覽今然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上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
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
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
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
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
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况
從幼至長幽藏般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
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人復置轉相驚懼
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
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恣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
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
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
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
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
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
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
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
者非不智也畏死譴也惟陛下設置七廣諫道及關東
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
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正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控性推
情言不足採懼以觸忤征營惛悖上

薦謝諛書

孔文舉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克運三年乃謹今尚父鷹揚方叔幹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諛體會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遠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汝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及者也後曰當更饋藥以釣由余剋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諛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救朱穆書

劉子奇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常侍貴寵父兄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咸共患疾謗譏頗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鯨之戾若死者有知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墓矣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拮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呼喻則令伊顏化為桀跡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
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綱之
久失故心懷憂為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

救第五種書

臧旻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
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
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
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
赦其射鉤之讎勲効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
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
何由得中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在部
曲無他道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

由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春秋之
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
盜賊公負筋力不就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
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
布之會願陛下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恩入地之根

獄中上書

江文通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
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一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
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
或死而不顧者也下官明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
諱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斷僇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
戶桑樞之民布衣素帶之上退下飾詩書以驚愚進不

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高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使之求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固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為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命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

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耻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當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七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維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圓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

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
朽

廣文選卷第三十八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一廣

論時政疏

賈誼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
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
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
末舛逆首尾銜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
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

之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令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家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于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紂以上偏置移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劉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

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
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
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
有及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為中涓其次厓
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剛聖威武即天子
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
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
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
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
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
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鴈王王淮
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臣又
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
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
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
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
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
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
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罪一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
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百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
執盡又復然殃阨之變未知所移嗣帝處之尚不能以
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
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

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
今諸侯王皆衆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
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
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
湖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
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
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
今雖以殘亡可也今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
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殖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
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
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今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
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
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
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
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
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
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
所利焉誠以定地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
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
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

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
復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王
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瘡一脛
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
備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
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踈盪元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
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
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䟽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
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踈盪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執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
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嫪媯侵掠至不敬也為天
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微令
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負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
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曹倒縣
而巴又類辟且病癘夫辟者一面病癘者一方痛今西
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
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
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
帝王之號而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
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切料匈
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其
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
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
答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

不搏反冠而搏畜菟翫組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今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徧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純之裏縷以徧諸美者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嬖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湏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蹙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

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
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兩廟之器白
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
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先至者也
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
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惟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
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
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
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
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
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
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
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
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
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
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
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一定世
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
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一十餘世而
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
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
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
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
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
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
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
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
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
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
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
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
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
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
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
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
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
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
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
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
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
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
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
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
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醫而親餽之所以明不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
四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
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
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
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以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
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
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
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
菅然豈唯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
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
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
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
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
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
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
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
之人生而同聲着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
能相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
左右早諭教最急數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
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
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
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
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

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
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臯而不自知也孔子
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
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
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
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
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
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
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
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
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
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
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
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
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
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
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
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
惡之如仇讎斲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
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
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人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
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
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
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

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斲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不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君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刑笞傷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忝迫辱廉耻不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謗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廼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

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及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生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耻莫詭亡節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蓋不飾坐汗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干穢也

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

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賈誼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裕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斃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膏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沾危者若是而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辜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較其骨政治未畢邇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

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嶠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
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倉廩也

請封建子弟疏

賈誼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北大諸侯屢如
黑子之著固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反者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收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

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
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
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
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
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
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
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
梁起於新鄴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
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
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
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
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

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
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
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
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論貴粟疏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為一
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
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
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
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
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經煖饑之於食不待甘
旨饑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歛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
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
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
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闢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渫大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今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

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二者大用政之本
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
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
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人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
下之粟必多矣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遊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
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即之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
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
必盤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
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厥壤
肥饒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
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
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
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
又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今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涕而
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驚南
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與其
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
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
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
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陳忝階六符以觀天變

不可不省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潁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歛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廣文選卷第三十九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二廣

明堂月令疏

魏弱翁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
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
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
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
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
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
則雹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義和之宮以乘四
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
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
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
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農桑傷則民饑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姦宄所繇生也
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
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
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
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
大臣昌謹與將軍臣恢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
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
王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
殃年壽求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
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
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考文皇帝時以二月施
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
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
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
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
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言得失疏

王子陽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誦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刑罰無極晉樸日銷恩愛寢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敲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條奏唯陛下財擇焉言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闡而民多天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

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驕不通百公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瑠瑊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

控制西羌事宜疏

趙子翁

武賢欲經引萬騎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餽負三十日食為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為叛逆他種劫略故臣愚冊欲捐罕并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

上屯田疏

趙子翁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使臣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猝攻也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羌虜故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池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九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二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曹下繕鄉亭浚溝渠治隍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米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餘馬什二就草為飼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疏

趙子翁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變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嚴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隊資破其衆以成
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
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
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克入
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瘡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
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
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使生他變之憂十
也治湟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
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後豫息以戒不虞十
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克國材下犬
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也田爲三疏

趙子翁

臣聞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與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開莫須又頗暴略
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蕞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
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
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
步十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變部曲相保
爲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關具烽火幸通執及

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世費
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
之具其土崩歸得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
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
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
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
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
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故貶
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
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大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
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撫循
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校五年
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
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
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
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
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今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孰甚
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諫節儉疏

貢少翁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
不瑀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

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絳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其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目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費五百萬三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畫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藏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
至數百人豪富吏民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
多曠夫及衆廢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
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
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子
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止
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南
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止
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
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
女毋二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
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
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忠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
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
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
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
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
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
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
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切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尚侈靡廉耻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

以爲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
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
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
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
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白專之士則下
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
本禮讓而上克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暴執故
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
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
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
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
蓄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
而已今之僞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
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
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
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
曰裔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
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
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
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夫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
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
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掩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

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巳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絜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今海內昭然威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匡稚圭

匡稚圭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瑩瑩在疚言成上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古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重精詩書好樂無厭臣
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
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夫人之理可
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負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玉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禮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視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
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
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禎天下幸甚

論治性正家疏

匡稚圭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
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乎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垂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始乎梱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祚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

而夫下定矣

論甘延壽等疏

劉子政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搃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褫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比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未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虜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
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
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
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遂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
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
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起昌陵疏

劉子政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
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
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三公其何以戒慎
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
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
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愴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
以北山石為椁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
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
雖無石椁又何憾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
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

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壠多其瘞藏咸盡發掘暴露甚足非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椁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重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剏工匠計以萬數

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
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
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其穴失火燒其藏椁自
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
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其
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其
麗發掘必速由文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
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
廟詩人美之斯于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
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
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
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絕小
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
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
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惜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
其害多矣若其無知人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
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
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
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北方
丘隴說愚夫之曰隆一時之觀遠賢知之心亡萬世之
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擣里張釋之
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

皇增山厚藏以侈生
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

五星孛跡

劉子政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
紂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爲戒也聖
帝明王常以煦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唯
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蝕三十六
襄公尤數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
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
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三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
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示大希稠古有舒疾緩急而聖
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
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
陬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未至二世時日月
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無雲而
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彗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
長人見臨洮石隕于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
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
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
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
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特異
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
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
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

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雉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
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
嚮世所同聞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
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猥猥數奸死
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
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佯來
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頃口說然後可知願
賜清燕之間指圖陳狀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

江都葛潤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一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三 廣

救陳湯疏

谷子雲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側席而坐趙有廉頗馬
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
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
使副西域都護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愾
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
武揚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

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緘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袒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解言黑龍見疏

谷子雲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易姓而造與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是故惡日曠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悟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輳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

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陽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憇婦為梟為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則平之際許班之貴須臾而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藏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為亂阱榜箠磨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為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追恐至為人起責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為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雜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沈湎媠媠溷殺無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民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

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
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路費疑驪山靡散天下五年不成
而後反故又廣盱營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
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流散冗
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
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有不合
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百九十餘載繼體之主
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慶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
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隆無繼嗣之福
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合天意亦已多矣爲人後嗣
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
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剛聖之德昭然遠寤畏此上
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蕩滌邪辟之惡志厲精致
政專心反道絕羣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罷北宮
私奴車馬婚出之具克已復禮毋二微行出飲之過以
防迫切之禍深惟日食再旣之意抑損椒房玉堂之盛
寵毋聽後宮之請謁除掖庭之亂獄去炮烙之陷穽誅
戮佞邪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事上者以塞天下之望
且寢初陵之作止諸繕治宮室闕更減賦盡休力役存
卹振捄困乏之人以弭遠方厲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
素餐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夙夜孳孳屢
省無怠舊愆畢改新德旣章纖介之邪不復載心則赫
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

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臣幸得備邊鄙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諱罪當萬死

論微行宴飲疏

谷子雲

臣未幸得以愚朽之材爲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封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未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臣未幸得免於言責之幸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史魚旣沒餘忠未訖委柩後寢以屍達誠汲黯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未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垂垂思慕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敢越鄙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烝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仁恕因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草蕃滋符瑞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湛湏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

怨則卦氣悖亂咎微著郵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月薄
食五星失行山崩川潰水泉踊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
飢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天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
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夫去惡奪
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
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
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无妄之卦
運直百六之災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
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
記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
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
乘一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因之以飢饉接之以不
贈彗星極異也土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
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
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圍街巷
之中臣妾之家幽閭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
下土將有焚並蘇合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日
戒諸夏舉兵以火魚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
衆所以成臆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
上可不致謹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
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
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二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
遠嬖妬之寵崇近純嘏之行加惠矢志之人懷柔怨恨
之心保至尊之重垂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

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
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
百姓困而賦歛重歛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
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
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為無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王
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
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死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
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
年蠶麥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五十
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輩守關
大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此宜損常稅小
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
屢至損服凶年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凡民有喪扶
服揀之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用度止
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輪造作以助大司農流
恩廣施振贍困乏開關梁內流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
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宣布聖德存恤孤寡問民所苦
勞二千石敕勸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
太姦之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善而
不可與為惡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天然
之性䟽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之言感寤二難
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捐忘邪志毋二舊愆厲精致政至

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
陛下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論神怪疏

谷子雲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
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
人服食不終之藥逢與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
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獲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
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
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盈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係
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
室俞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
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
於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竒男童女入海求
神僊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
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
神僊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見尊感至妻公主爵位
重象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捩
拳言有神僊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
術窮詐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王女鉅鹿神人
轅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隆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踈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
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論語曰子不語怪神惟陛下距絕此類毋令
姦人有以窺朝者

訟馮奉世疏

杜于夏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皆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
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
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
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
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
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
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
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
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
生不知所從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無節所
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
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
司議

上徙都成周疏

翼少君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德隆
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
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
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
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
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
天下大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

度必不能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
有常也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
徙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黽池前鄉崧高後介大河
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爲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
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難陛下
共已亡爲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爲高
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
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木衆制皆定亡復善治宮館
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蓄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
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
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
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克配上帝宜
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征伐
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營財
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
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無周召之
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
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
可以不懷休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
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
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
以末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東
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

策
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

論治河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
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
爲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
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
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
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
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
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
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
遊溢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
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
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隄者
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
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爲
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
又內黃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
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
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
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
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
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

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執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鑿龍門辟伊闕折砥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天得以溉田分殺水怒

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人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

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又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擇賢疏

王公仲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獵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

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
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
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
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
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
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
畢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
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出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
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
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
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
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
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
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臣記善忘過容畜臣
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爲臣職者人
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
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遂問狀時見
大夫無可使者乃整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
大夫有才能者甚少宜豫蓄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
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開朝廷也

廣文選卷第四十一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四廣

諫征漁陽疏

伏惠公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侂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國城守先退後代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二陛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

助文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間官
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勞轉
糧艱阻今交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
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音賦微薄安平之時尚
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
難四方疑惟百姓怨懼誠臣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
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
其所長擇之聖慮以中土為憂念

乞立左傳博士疏

陳長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
臨朝日輒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授孔子而
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不專

已盡之羣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執守舊聞固執虛言
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其
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
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
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
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大
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新學
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
大尤抉瑕適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辨破言小言破道者
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
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豈戾
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

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
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闕時聞衛太子好穀梁
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爲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
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
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
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爲巧眩移目師曠
不爲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藝眷
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
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泐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
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
師言如得以褊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立
明之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
生之年也

論時政所宜疏

桓君山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賢明則
俊士克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
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
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
爲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
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
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
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
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
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

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衆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鼂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衆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工商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廉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衆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注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畀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言信識疇賞疏

桓君山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竒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蠹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尅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定宗廟昭穆疏

張伯仁

陛下興於匹庶蕩滌天下誅鉏暴亂興繼祖宗竊以經義所紀人事衆心雖實同創革而名為中興宜奉先帝恭承祭祀者也元帝以來宗廟奉祠高皇帝為受命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武皇帝為世宗皆如舊制又立親廟四世推南頓君以上盡於春陵節侯禮為人後者則

爲之子既事大宗則降其私親今禘祫高廟陳序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廟尊不合禮意設不遭王莽而國嗣無寄推求宗室以陛下繼統者安得復顧私親違禮制乎昔高帝以日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爲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義

定禘祫疏

張伯仁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太祫者何合祭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也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

爲祭遵請謚疏

范辯卿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苦高祖大聖深見遠慮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絕嗣丹書鐵券傳於無窮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

潁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爲之感傷遠迎河南惻
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
勝數送死有以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
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
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
修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
取略陽衆兵旣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
吏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
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以遵無
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國不敢圖
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
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遵爲將軍取士皆用
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
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可爲好禮悅樂守死善道
者也禮生有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
以爲宜因遵薨論叙衆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
家篤古之制爲後嗣法

乞立虎符疏

杜公君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
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合會取爲大信所以剛著國命
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
詐僞無由知覺愚以爲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
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
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

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叔皮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類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嗣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到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今立橐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其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眾南向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乘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齊雜繒五百匹弓韃犢九一矢四發遣

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
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
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
務竿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
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夏旱諫起北宮疏

鍾離子阿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
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
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榮邪
女謁盛邪苞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
此所謂宮室榮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
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於
罪當萬死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
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書已下竊
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分勤勤懇懇
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無為山陵陂
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
自所營創尤為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園邑
之興始自彊秦古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
建都郭哉上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
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

亦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

抑損后族權疏

第伍伯魚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大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徙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之家互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若身待上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臣常刻著五藏書諸紳帶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賜以錢二百萬私贍二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請兵疏

班仲升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辛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弁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

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
世議者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
國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
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
艱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
城郭大小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
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為其國王
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禽以
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
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
足且姑墨溫宿二王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
苦其執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
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
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
廟布大喜於天下

廣文選卷第四十二

江都葛澗校

廣文選卷第四十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疏五廣

五經章句取士疏

徐謁卿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收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密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詆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文曰吾猶及史之闕文即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

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說爲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正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災數事疏

郎雅光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溫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革文變薄士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睢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爲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節儉夏后卑宮盡力致美又魯人爲長府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爲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爲仁爲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滲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

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
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欲德不用厥
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
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
疑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
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濕而寒違反
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湏立秋順氣行罰
臣伏案飛候參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
之害又比營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轅火
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災惑失行正
月三日至于九日三公卦三公上應台階下回元首政
夫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
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
憂棲遲偃仰復疾自逸被策文得錢即復起矣何疾之
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青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
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
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
綱疏小綱數也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
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
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
鑊克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大臣行三年喪疏

陳伯始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修衰喪之人作詩自傷曰餅之罄矣惟壘之耻言也不得終竟子道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待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守長數易疏

左伯豪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行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睦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渰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喪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設令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副封豕

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亦慎庶民蠲苛救故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及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又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取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躡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輿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

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
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
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
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
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
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
刊

宦官縱恣疏

黃世英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
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
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
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
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
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
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秕政日亂遂使姦
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
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隄民鬼慘愴賴皇乾
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
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
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
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
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
謂見太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宦克

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
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
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
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主故太尉李固杜
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
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
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薪之敝弘農
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
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
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為諱昔趙
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刳牲
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來昔
為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尚罪越拜令職見冀
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聞邪羣
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宄臨冀
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
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雜蹂所
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
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
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倫可不察歟臣至
頑駑世待國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釁
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薦五處士疏

陳仲舉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

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
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閔京兆韋著潁
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
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諫幸廣城校獵疏

陳仲舉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
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
遊周公戒成王無繫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德
不及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
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
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
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
今失其勸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
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
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
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諫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
惡逸遊之害人也

言政暴濫疏

襄公舉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月星
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竊見去
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不軌常道其閏月
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
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陽
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

又守太微逆行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
殺而淹留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
二月癸亥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
誅其冬大寒殺鳥獸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臣
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
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於占亦與竹栢枯
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
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
姦邪其所誅剪皆合人望而陛下受闒豎之譖乃遠加
考逮三公上書乞哀瓚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
之臣將遂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
下即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
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詳杜眾乞死諒以感
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
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求平舊典
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行所以重人命也頃數
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
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多非其罪魂神宛結無所歸
淫厲疾疫自此而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
千未聞慶育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
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
隕為石聲聞三郡天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
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蛇夫龍
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將哀華山神操磔

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
鳳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
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循萬國之附王者也
下將畔上數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五石
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郡今隕扶
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逆案春秋以來
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臣以為河者諸
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
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
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
天垂異地吐袄人癘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
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
干吉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於始
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誠願賜清
問極盡所言

論三互法疏

蔡伯喈

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
姓虛懸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
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
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
失事會愚以為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剛
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閣
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
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劇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

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諫先主稱尊號疏

費公舉

殿下以曹操父子偏主篡位，故乃羈旅萬里，糾合士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惡臣誠不爲殿下取也。

襲魏疏

蔣公琰

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聞弱加嬰疾，疾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掎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蚕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筭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御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

諫後主游觀聲樂疏

譙允南

昔王莽之敗，豪傑並起，跨州據郡，欲弄神器。于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狹，惟其德之薄厚也。是故於時更始、公孫述及諸有大衆者，多已廣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爲善。游獵飲食，不恤民物。世祖初入

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遂務理冤獄節
儉飲食動遵法度故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
南陽追之吳漢寇恂未識世祖遙聞德行遂以權計舉
漁陽上谷突騎迎于廣阿其餘望風慕德者邳彤耿純
劉植之徒至于輿病齋棺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故能
以弱為彊屠王郎吞銅馬折赤眉而成帝業也及在洛
陽嘗欲小出車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
陛下細行數出即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祖還
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征故姦猾起叛
未知陛下還恐不時降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即降遂至
潁川竟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務欲自
安下為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
以德先之也今漢遭厄連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
時也陛下天姿至孝喪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
也敬賢任才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
力臣所不能陳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者夫
輓大重者其用力苦不衆拔大艱者其善術苦不廣且
承事宗廟者非徒求福祐所以率民尊上也至于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白
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先帝之志堂構未成誠非
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
下為子孫節儉之教

中正疏

劉仲雄

臣聞立政者以官才為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

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於心情偽由於已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耻之夫名狀以當才爲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脩體者寡器有大小達有早晚前鄙後脩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原伍胥不容於人主而顯名於竹帛是薦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更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譽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無報於身必見割奪有私於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於中人者哉若殊不脩自可更選令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尚格選訪刁攸攸非州

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於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訟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以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於州里嫌讎之階結於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鷄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穢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身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上欺剛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惟貴異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於邪人之銓使上剛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

司考績以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脩本州黨有德義
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
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面猶不識况盡其才力而
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
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愛憎
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
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
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
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外之事以義斷恩
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才之實
効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遠附
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
奪天朝考績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
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
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
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
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况今九品所踈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
揆何以得理萬機何以得脩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
惡必書以爲褒貶當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
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
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反違前品大其形勢以驅動衆人
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懲勸不

明則風俗汗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
八也由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
缺中正而無禁檢故邪黨得肆枉濫從橫雖職名中正
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
骨肉當身困於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乃歷世之患非
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立法防姦消亂靡有常
制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
所不為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
於此也自魏立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
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
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受詔疏

劉子雅

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
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
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
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
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
臣微誠得經聖鑒不於棄於常案如有足採異補萬
伏見詔書開啓上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
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於今超秦漢魏氏之
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巍巍盛
美三五之君殆有懿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
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於異蜀臣之愚慮謂
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黨之所出易生

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並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公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信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臾寸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衆事儻有足採參成制故皆并列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忠而願

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當抗疏陳辭汎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業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陵遲關豎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以經略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

成克舉少有行違其故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
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晉祚始基逮于咸熙
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存者咸蒙
遭時之恩不軌於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
性難正故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
洗心整綱之會也然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
之在素異於漢魏之先三祖崛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衆務自宜漸
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譬由行舟雖不橫截迅流
然俄向所趣漸靡而住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於今
可以言政而自秦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
旨凡諸事業不茂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獎
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
槩聖心夫顧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下大器安難
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遺業
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
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
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
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
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
憂矣夫聖嗣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
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
縣是也郡縣之效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

而遠慮固聖王惟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遠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主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於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於三代則並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疆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疆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請得擅本朝遂其效謀傾蕩下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於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禪魏功侔天地上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方大同始於今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盛明之時大啓土宇使同姓必王建久安於萬載垂長世於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

理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亂
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
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
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
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奉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
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欲借今愚劣之
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
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為重自矣何則國有可傾
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屏信而甘受死亡者非
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既厚藩屏彊禦雖置幼君赤子而
天下不懼彙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為任臣矣何
則理無危統懷不自情存誠得著不惕於邪故也聖王
知賢哲之不世及輕重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
既列臣無忠慢同於竭節以徇其上羣后既建繼體賢
鄙亦均一契等於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
益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
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
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
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為社稷計莫若建國未邪
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
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今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
藏禍心惕於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
為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
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

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於古之諸侯而君賤其
爵臣耻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
制故也今之建置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
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為宜早
創大制逕廻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
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為適足以
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
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
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踈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
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今十世之內使
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踈相維不
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清已彌
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踈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
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
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
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
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
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
而軍容多然於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
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既具羣臣乃服綵
章倉廩已實乃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
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於境內之政官人
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於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

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
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
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
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於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
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
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於必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
長享其國與王者並遠者僅將一載近者猶數百年漢
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短
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
使國重於君公侯之身輕於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
放敦興滅繼絕之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羣臣思
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二
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長在也漢之樹置
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於罪戾國隨以亡不
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
無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脩周舊跡
國君雖或失道陷於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如封支胤
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無遺類則虛建之湏皇子無以
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諸侯失國亦猶網密
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制都定班
之羣后著誓丹青書之王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
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
而加其上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
四維之也臣之愚願陛下置天下於自安之地寄大業

於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
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取容故無名
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則
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
議夫欲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
可去故直同公私之利而詭其求道使夫欲富者必先
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則不矜不矜然後廉耻厲
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務乃得盡公盡
公者富貴之徒也為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利同
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
私之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
背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
道之所得以此為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既久難及一
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羣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
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侈之中猶
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
之地約已絜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
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
事於漸也天下至太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故
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於下
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既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
而牽於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
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既以施行因
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

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
精事始而略於考終故羣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
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
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於成敗之徵無
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
罪不可蔽則違慢日甚而此為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
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
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吳也臣之愚慮竊以為
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羣官多不
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
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
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
小文即羣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
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不
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驗之今世士人決
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
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
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
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為
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
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
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於下至
於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一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

摠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為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為其都統若丞相之為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為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於今親掌者動受成於上下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於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為政者網舉而網疏網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為政不苛此為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綱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於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

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於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爲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絕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於士君子之心愛憎亦因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各宜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諭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積是以聖人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於一人又冕而前旒充纁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於公路而禁鼠盜於隙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甘役如歸祖

險若夷至於吳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
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
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並有死亡之患
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
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
倍於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
難極矣六合渾并始於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
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
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
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
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
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備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二條凡
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
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
非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
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
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
下靜矣此三者既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
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
於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以益而損
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
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
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
逆加功以塞其漸如何沐將合沉菜苟善則役不可息

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
如此類準以為率乃可與為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
等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與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
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勲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
安其為安也雖昏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寔在善化
之為要在靜國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務為恒傷過
泰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至於
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
而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
垂恩廻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
於孝文臣以為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
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創業之勲矣掃滅疆吳奄征
四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布衣之所難孝儉
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勲成軌度又有之
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
遺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
非臣下裒上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為安之理
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勲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
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年小久終必有成願
陛下少察臣言

啓

國起西園第啓

陸士龍

即中令臣雲言伏見西園大營第室雖未審節度豐儉
之制然用功甚嚴竊懼事不得濟愚臣管見輒敢瞽言

臣竊見世祖武皇帝臨朝淵嘿訓世以儉即位二十有
六載宮室臺榭無所新崇屢發明詔厚戒豐奢國家
纂承務在遵奉而世俗凌遲家競盈溢漸漬波蕩遂已
成風雖嚴詔屢宣而侈俗滋廣每觀詔書眾庶嘆息清
河王昔起墓宅未及極偉時手詔追述先帝節儉之教
懇切之旨刑于四海清河王毀壞城宅以奉詔命海內
聽望咸用憮然臣慮以先帝遺教日以凌替聖上憂勤
猶未之振今與國家崇大化追闡前蹤者實在陛下先
敦素朴而後可以訓正四方示民知禁竊謂第室之設
可使儉而不陋凡在崇麗一宜節之以制然後上厭帝
心下允民望且自間制國之用事從節省而方於此時
大造第宅又非聖意從簡之旨臣以凡才殿下不以其
駑庸特蒙拔擢將以臣能有狂失之言可以裨補聖德
臣自奉職已來亦思竭忠効節以報所受之施是以不
慮犯逆敢陳所懷如愚臣言有可采乞垂三省

令吾以頽弱過蒙殊寵夙夜祇懼忝思先恩承風誠以
自錯厲得爾委曲省以憮然意既在儉約又欲奉遵法
憲豈忘於心國自宜有宅城內求不可得官徒右軍來
蹠覆此屋恐或不可久得側近宮掖故於國作宅不作
觀望使如凡家法足止而已耳平量畫圖當往相示動
靜以聞臣雲言間一日敢獻瞽言以于聞

聽天恩未加咎責猥發明令臣伏誦聖旨奉用歎息臣
聞有國者不患宮室之不崇患在令名之不立是以賢
人之在富貴莫不卑身節欲損已挹情能保其國家令

聞百世歷觀古今以約失之者實寡以奢失之者蓋衆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居豐行儉在富能貧清儉節素自
殿下家道此所以懷集四方而使兆民服者也世祖武
皇帝富有四海貴為天子居無離宮之館身御家人之
服先帝豈欲以此道止於治身而已者哉固將必欲遺
訓百世貽燕子孫此固殿下所宜祇奉也昔淮南太妃
當安厝臣兄比下墨機時為郎中令從行太妃令追稱
先帝養生送終事從節儉今宜奉用遺制不事豐厚令
旨懇切言歸于約清河昔起墓宅發手詔又還毀朝野
之論于今未已竊以西園第宅用功方嚴雖知聖德節
儉有素猶復思關愚言以補方一亦臣繾綣微忠昊天
罔極之誠也至被明令聖旨炳然嘉承至道奉以稱慶
不勝下情謹疏以

國人兵多不法啓

陸士龍

郎中令臣雲言國人兵於積多行非法至使暴及市道
聲聞京邑親信兵乃罵詈洛陽市丞遠近囂然聲論日
廣而主者前復所報每蒙寬宥故羣小敢肆其暴虐前
輿駕當東時臣具以奏聞上立節度亦備嚴上下司察
念在奉宣而親信卒忝矯稱突關強市民物至使行道
哀窮路人歎惋臣下祇命幸使罪人時獲僉以忝宜加
重戮以戒肅方來軍都督李嬰行實奸穢然身備王人
雖不致法猶加捶楚主者秦秦依嬰決罰事寢不出而
特令原秦秦之凶狡罰至大辟至於今日不蒙薄罰臣
切以自今羣醜虎視競為暴虐矣小人得志則下凌上

替前卿顯言事大農文旨倨傲及成却安功名之士議
在不辱而顯等恃恩敢行侮慢臣時列啓并呈顯言事
事寢不省是以自來拱嘿未敢多言而切見國法日侈
而恩宥無已誠懼威禁遂頽醜聲滋聞愚謂自今宜齊
之以法使下知禁有司所執猶宜時聽不然以往則監
司之吏鋒鉅靡加而準繩替矣臣忝切非據與聞國政
服事以來荏苒三十朝憲多違威御無列好問不登而
流聲播越皆由執政之臣官非其人常思收迹自替以
避賢路退惟受遇微報未効是以忍垢素餐敢用文諫
唯殿下哀明愚臣繾綣愚臣不以前後干迕多見罪責
臨紙慷慨言不自盡

求効啓

王元長

臣聞春鷦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螢臨年共悅夫惟動
植且或有心况在生靈而能無感夫君道含弘臣術無
隱翁歸乃居中自是充國曰莫若老臣切慕前修故蹈
輕節雖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
參二八管夷吾耻之臣亦耻之

求爲劉瓛立館啓

任彦昇

昔在魏中爰及晉始書貴虛玄人悅陶縱瑚璉廢泗上
之容樽俎恣林下之適春千秋羽委曠而弗陳西序東
膠寂寥而誰仰所以金鷄忘曉玉羊失馭神器毀於穉
戎寶曆遷於干越豈不悲歟劉瓛澡身浴德修行明經
賤珪璧於光陰竟松筠於歲晚貧不隕穫其心窮不二
三其操而困無居止浮寓親遊垣棟傾鑽室衢墊側有

朋自遠無用栖憑皆負笈登櫺風冰露瓞之器學無
謝前修輒欲與之周旋開館招屈臣第西徧官有閑地
北拒晉山南望通邑雖曰人境實少浮喧廣輪裁盈數
畝布以施立鬻孰薄藝桑麻粗創茨宇

彈事廣

劾丞相匡衡等

王子贛

司隸校尉尊言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
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
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
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
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
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

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
體文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
臚賞筆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
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
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
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
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
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

論丞相薛宣

洎勳

司隸校尉臣勳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
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
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其諄逆順

廣文彙編卷四十三
三十三
之理宜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

劾涓勳

翟子威

御史大夫方進言臣聞國家之典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紀綱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御坐為起在輿為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調無常色厲內在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

劾陳咸等

翟子威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冷立并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

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
敢不盡死請免博閣咸歸故都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
之望

劾蔭光

御史中丞

况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救丞佐而骨肉相疑
疑感受脩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
公家所宜聞况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
闕等迫切宮闕要遞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愚
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謹譁流聞
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
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音惡功
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况首爲惡明手傷功
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理論及况皆棄市

劾陳遵

陳崇

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位尊爵列侯備郡守綴州牧
奉使皆以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爲職不正身自慎始遵
初除乘藩車入閭巷過寡婦左阿君置酒哥謳遵起舞
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留宿爲侍婢扶卧遵知飲酒飲宴
有節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亂男女之別輕辱
爵位羞汙印鞞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

廣文選卷第四十三

江都葛澗校

